當代年輕人的審美及繪畫興趣

愉韻度曲 梁君度

90後與00後生長於互聯網時代，審美多元，不喜套路，重視情感共鳴，兩代之間亦有細微差別。他們並非排斥傳統繪畫，只是厭倦刻板、一味複製的舊樣式，更欣賞扎根傳統底蘊、又能用當代語言演繹的創作。

他們不盲從名家權威，欣賞一幅作品，首先看畫中有沒有真摯情緒、獨特構思，而非只看技法是否工整、是否合乎舊有範式。選材也多貼近自身生活：關注自我、內心感受、都市景觀、自然萬物，以至社會議題、科幻、國風神話，偏愛富有故事感、治癒感、超現實意趣的畫面。

90後成長階段接觸日系動漫、歐美當代藝術較多，審美包容度高，寫實油畫、街頭塗鴉、新水墨皆能欣賞；對於國風，更偏好雅致低調的融合風格。00後是原生數碼一代，對視覺衝擊更敏感，喜歡高飽和、強對比、簡約符號化、富有動感的畫面。他們喜愛新國風，認同傳統文化價值，卻對千篇一律、程式化的梅蘭竹菊、仿古山水興趣不高。真正吸引他們的，是活化之後的傳統：水墨動畫、數碼水墨、肖形符號，將古紋轉化為插畫、標誌、周邊、壁畫，讓古老符號成為可以日常使用、網上分享的視覺語彙。《千里江山圖》能夠廣泛走紅，正是因為畫作色彩明麗、意境浪漫，再透過動態演繹、文創開發、插畫再詮釋，走進大眾生活。

媒介方面，他們優先接觸數碼繪畫。平板繪畫、AI（人工智能）繪圖、板繪門檻不高、修改便捷，適合在社交平台分享；不少人未必專攻紙上寫生，卻常有塗鴉、繪圖、二次改圖的習慣。這並不等於摒棄手繪，近年手作質感重新受到重視，紙本水墨、版畫、篆刻、手繪插畫，憑藉獨特肌理，成為備受歡迎的創作方向。

他們學畫多以自我表達為先，而非為應試、參賽。不少年輕人創作不求入讀美院，奪取獎項，只作為情緒的出口、個人愛好，或是打造原創角色、同人作品；習慣於網上發布，看重同好之間的交流共鳴。故此簡潔、符號化、寓意鮮明的圖案，更容易受到喜愛、轉載與運用。

他們習慣短視頻、信息流式的閱讀，第一眼先被畫面氣氛、造型符號吸引，感興趣之後，才願意深入了解背後的文化典故。傳統書畫講求靜觀留白、緩慢品賞，和他們的閱讀節奏天然存在隔閡，需要透過展覽、動畫、講座、文創等方式轉譯，拉近距離。



●《簪花》給三星堆出土銅人頭上簪花，給冰冷的銅人加上一點微溫。 繪畫：梁君度

樂魂與鑄煉

姚弦雅音 姚珏

原創中國弦樂作品《九龍》的大灣區巡演完成中山收官一站。距離上次到訪中山，一晃已是兩年，再次踏上這片土地，依舊被中山觀眾滿滿的熱忱深深感染。

回想這一輪巡演，從廣州、深圳，再到中山，三場演出，三地觀眾不同的反應，帶給我許多思考。有人會覺得現代派樂曲艱深晦澀，不容易走進大眾心裏，但《九龍》這一路的演出，讓我再次印證我的想法：一首曲子真正的價值，不在於結構多麼繁複，而在於能不能打動人心。藝術從無一蹴而就的經典，所有能夠穿越時代的經典作品，都離不開兩樣東西：直擊人心的精神樂魂，與歷經打磨鑄煉、持續生長的藝術生命力。

從7月首演至今，這已經是我們第四場演繹《九龍》。每一場舞台實踐，都是一次全新的對話。不止是觀眾在聆聽這首作品，我與樂團、樂手也在一次次演奏中，不斷挖掘樂曲更深層的內涵，為旋律添上更多色彩與情緒。一首好作品，不是定稿完成就一成不變。唯有經過舞台反覆淬煉，不斷打磨鑄煉，慢慢讓音符融進我們血液之中，樂曲才真正讓樂魂融入我們自身的表達，彰顯獨屬於我們的藝術特質。

這份「持續打磨、久久生長」的創作邏輯，在全球經典小說《哈利波特》的創作中也可以看到。2001年，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首次被搬上銀幕，並立即轟動全球。最近《哈利波特》劇集重啟翻拍，聖誕將推出第一季，經典IP時隔二十多年再度回歸大眾視野。回望作者J.K.羅琳的創作歷程，這部風靡全球數十年的經典著作，從來不是靠奇幻題材的偶然爆紅。在落筆創作前，作者便已精心思考搭建出體系完整的魔法世界觀，作品邏輯縝密，關鍵作品中蘊含了很多人性的光明。拋開奇幻的魔法設定，作品歌頌的愛、勇氣、忠誠與正義，跨越國界、年齡與時代，這便是其能夠風靡全球、經久不衰的核心底氣。

經典之所以經得起反覆翻拍、反覆演繹，根源在於有精神內核，唯有內核扎根人心、形式與時俱進，才能在歲月淬煉中不斷新生。這與《九龍》的舞台打磨邏輯高度契合：沒有一蹴而就的經典，只有融入個性演繹、百煉打磨的精品。

這些日子，我常常重溫托尼．羅賓斯的那句話：你是什麼樣的人，取決於你把專注力放在哪裏。樂曲需要千次登台打磨質感，文字經典需要時代解讀延續生命力，而藝術工作者的格局與厚度，恰恰藏在每一次歷練、每一次沉澱之中。

作為扎根香港、立足灣區的文藝工作者，我們深耕本土原創藝術、講好香港故事、傳播灣區文化，更應深諳此道。技法可以精進，形式可以創新，載體可以迭代，但真誠的內核、扎根的沉澱、長久的打磨，永遠是藝術創作的根本。樂魂和鑄煉，歸根結底是要堅守本心、以心鑄藝，我們不必追逐浮華的形式，只需把每一次舞台實踐、每一次創作感悟，沉澱為作品的厚度，把地域情懷、時代精神融入藝術表達，就能真正創造出跨越世代的經典作品。

一碗藕湯，有念無執

想入飛飛 鄧飛

整日埋首案頭、周旋瑣事，耗費心神，一天下來身心俱疲。晚間原定的健身計劃，一度因滿身疲憊想要擱置，只覺腦力耗盡、四肢酸軟，連移步健身房的力氣都幾乎散盡。

待忙完所有事務，身心卸下緊繃，疲憊與飢乏雙雙湧來。近日本有意清淡飲食、節制口腹之慾，恪守自律。可轉念想起表兄常說的一番話：人生本多拘束，工作勞形、世事勞心，若連最樸素的口腹歡愉都要苛責克制，那尋常日子的煙火樂趣，又還剩幾分？

一語點醒心中執念，索性隨心而為。

我所求的從不是山珍海味、奢華大餐，不過一碗暖湯、一味家常菜，撫慰終日勞碌的身心。今日餐桌上的排骨燉蓮藕，便是最動人的尋常滋味。店家經理特意介紹，盤中蓮藕產自湖北洪湖，一方水土出一方風物，洪湖水土溫潤，孕育出的蓮藕格外粉糯回甘，是別處難尋的地道食材。我不通食材風物的門道，自幼熟知的，唯有那句耳熟能詳的「洪湖水，浪打浪」，不曾想這片水鄉澤國，竟藏着這般溫潤可口的人間至味。世人皆贊洪湖藕粉糯，可親身品嘗方知，這般形容只道其半，未盡其妙。

新鮮洪湖蓮藕的口感極具層次，初咬是清爽脆嫩，肌理緊實、清甜爽口；細細咀嚼過後，綿軟粉糯的質感緩緩鋪開，沙鬆綿密，肉質細膩溫潤，裹着湯汁黏而不化，清甜與醇香在唇齒間緩緩縈繞，層層遞進，餘味悠長。

吃藕最是耐人尋味，從不會整塊吞嚥，輕咬斷藕塊的瞬間，最是動人。兩段蓮藕斷開之際，縷縷細絲相連，若隱若現、纏綿不絕，正是千古流傳的「藕斷絲連」。一物藏盡人情心境，每每見此景致，總不免心生感慨，萬般牽念、未了心緒，皆藏在這一縷藕絲之中。這道蓮藕排骨湯並非經典廣式煲法，卻依舊鮮香醇厚、暖入脾胃。深諳粵菜飲食之道的人皆知，廣式蓮藕湯必配綠豆同煲。蓮藕本性偏寒涼，經文火慢燉後轉為溫性，搭配清心解暑的綠豆，剛好中和溫潤，湯性平和溫潤，食補養人，適配日常食用。

而依照潮汕飲食與養生意境，綠豆素有「清心」之效，當地經典甜品「清心綠豆爽」，便是取其靜心安神、滌蕩心緒的寓意。

藕有斷絲之牽，人有執念之念，一湯一物，皆是修行。藕斷絲連是塵世牽絆，綠豆清心是內心通透。煙火食味之中，亦藏着人生哲思：世間人情牽掛、世事萬般思緒，難免絲絲牽絆，但若能守得本心、清心自持，便能做到有念無執，思而無邪。

勞碌日常，一碗熱藕湯足矣。於煙火細碎中釋懷執念，於一食一味中修得從容，便是生活最好的狀態。

百家廊

難忘那年曬柿餅

倪潤梅

初冬的午後，窗外靜靜淌着淺淡的日光，清冽的風穿過院牆，輕輕拂過架上的竹簾。我放下手裏的抹布，輕輕吸了一口氣——多麼安閒的冬日啊！

空氣中飄來了一縷甜香，溫溫的，淡淡的。我鼻翼翕動，剛剛嗅到一絲甜意，它又飄然而去了。無意間，又倏然襲來，好像在和我捉迷藏。

疑惑間，我的眼光不知不覺地落到了屋簷下，那兒掛着一串曬着的柿餅。我急切地挪過凳子，仰起臉湊到日光裏，「啊，柿餅曬透了，裹着一層薄薄的柿霜呢！」看着竹簾上排着的一個個扁圓的果子，我禁不住輕聲嘆了嘆。柿餅，這名字真是樸實極了，那果子裹着一層白霜，模樣敦厚、安靜。而現在，我可以盡情感受這淡淡的甜香了：它有點像熟透柿子的清甜，又有點像秋日柿葉的淡香，還有點像舊時光裏安穩的甜潤。

鋪着暖陽的初冬是一個令人遐想的境界：柿餅淡淡的甜香把我的思緒抽成了絲，在和風裏飄遊……

這讓我想起了過去有些迷惑不解的兩件事。

一輩子守着柿樹的外婆，在晚年最歡喜的就是曬柿餅。鮮亮的果子花樣繁多，香甜的零食滋味濃郁……比柿餅討喜的吃食很多，可外婆怎麼就獨戀着這曬出白霜的、只有淡淡甜香的柿餅？

無獨有偶，一位兩鬢斑白的老街坊，在各樣鮮果點心裏面也獨垂青柿餅，茶桌旁、竹籃裏，他和柿餅形影不離。

噢，可不止這些！守果攤的大姐偏愛柿餅，趕路的鄉人在集市上也會帶上柿餅……柿餅受着不同的人們喜愛，僅僅是因為它覆着白霜的模樣？抑或是那淡淡的甜香？是，也不完全是，更重要的是人們在它身上看到了一種品性在閃光！喜愛柿餅的人們，和柿餅一樣，不急於顯露甜潤，在慢慢的晾曬裏，在不被人們留意的時候，沉澱出醇厚的滋味。一旦你有意識去尋找這份甜，這份醇厚似乎又是很難感覺得到的。而有朝一日，你在無意間又會猛然讀懂這份耐心。然而，他們決不會沉醉於旁人的誇讚聲裏，更不會自我炫耀；他們感到自豪、欣慰的是，自己能像曬好的柿餅一樣散發出一股淡淡的甜香，哪怕經歷風吹日曬，依舊溫和綿長。

現在，我慢慢懂得了外婆的念想，理解了老街坊的偏愛。我們的生活需要鮮果、蜜餞來裝點，也少不了柿餅來點綴。默默沉澱、耐住時光的平凡的人們，不正如柿餅漫出來的淡淡的甜香一樣嗎？不經意之間，淡淡的，然而確實有一種特有的甜香。

風緩了，日頭柔了。我把串柿餅的繩輕輕往向陽處挪了挪，重新坐在了簷下的小馬扎上，空氣中，仍有一縷縷甜香縈縈繞繞。柿香雖淡淡，時光卻會慢慢釀成溫柔。

望着簷下一串柿餅，我心裏清清楚楚：好好過日子，時光總會給人甜。

百年中華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曾經是中華中學的學生，更是中華中學最後一屆的學生，今年我參加了創校百周年聯歡晚會的盛大活動，還能夠全晚與60多桌中華、育華中學近千名老校友共聚，那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時光。

如今學校雖然已經沒有再辦下去，但百年創校仍然是一個很值得紀念、值得慶祝的大日子，所以當晚很多老校友都來了。那天我在酒樓的樓下便碰到很多拿着枴杖的校友，由親友、家務助理陪同出席。我正準備上酒樓時被一位印尼姐姐拉住，她遞給我一張紙，上面寫着酒樓名字，而後面扶着一位婆婆，果然是我們的老校友，我便陪着她們一起前往，還把她們送到接待處，讓接待同學帶她們到自己的座位。

然而這以後的數十年，同學們仍然保持聯繫，愛校之心依然，校友會仍然維繫着所有的校友。

學校停了，中華人的情誼並沒有斷。多年來，校友們散落在各地，從事各行各業，但心裏始終記得，自己是中華人。見面時，談起當年的老師、當年的課堂、當年的校園生活，幾十年前的往事，依然歷歷在目。後來，黃祖芬校長改辦「育華中學」，在原校舍重新註冊開辦，延續中華的教育理念。校友會亦一直努力整理校史，蒐集舊照片、舊報刊，一點一滴，把學校的歷史拼湊回來，只希望後人知道，曾經有這樣一所學校，曾經有這樣一群人，如此認真地堅持過。

一百年過去，校舍已經不在，但中華還在。

它在校友的記憶裏、在泛黃的畢業照裏、在校歌的歌詞裏，更在每一位中華人心中那份不屈不撓的精神裏。百年，聽起來很長，其實一眨眼便過去了。

願這份情誼，薪火相傳，再續百年。我們永遠都是中華人。



●創校百周年，強社老同學出席人數不少。 作者供圖

厲娜和許飛的故事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厲娜和許飛是湖南衛視當年一檔選秀節目的選手。兩個人雖都未進三甲，因彼此欣賞，友情濃稠一度化不開。又因為誤會，形同陌路15年。最近，一起上了湖南衛視的綜藝《後會友期》再次重逢。

2006年夏天那場選秀，很多人都追過，那時候的她們形影不離。在競爭異常激烈的比賽現場，厲娜說：「於公於私，於情於理，我投許飛。」那種坦蕩的偏愛，是很多人一生只敢給一次的東西。比賽後她們簽了同一家公司，同住一間宿舍，分享秘密、分享零食、分享青春裏最沒有防備的時刻。許飛說自己不吃零食，因為厲娜才學會吃鴨舌，這個習慣留了20年。

誤會是因為一句話。

厲娜說，她只把接私活、想解約的事告訴了許飛，消息傳到公司高層，她收到律師函，事業停擺7年。許飛說，她沒有告密，她只是在公司問話時可能「話趕話」說漏了嘴，但她沒有能力決定任何人的命運。兩人各執一詞，15年沒有求證、沒有解釋，只沉默地、固執地、各自在傷口裏活着。

直到節目把她們拉到懸崖邊的小屋裏，主持人張泉靈問許飛：「你有沒有可能說過？」許飛從「從來沒有」改成「一定有可能，但我絕對沒有說過那句話」。厲娜問：「那我所有的經濟損失呢？」許飛紅着眼說：「我畫地為牢啊，厲娜。」

那一刻，兩個人都在說真話，但說的不是同一種真話。厲娜要的是對結果的確認——我失去了7年，這是真的。許飛要的是對動機的澄清——我沒有故意害你，這也是真的。站在同一片廢墟的兩端，她們誰也夠不到誰。

厲娜說，關係可以緩和，但不會再做朋友。兩個人沒有擁抱，只是安靜地互相說了再見。

看，這就是我們怕的東西。我們怕依賴、怕眷戀、怕情緒用一次少一次。因為太清楚有些東西碎了就是碎了，就算找到原因，就算有人道歉，就算真相大白，那些嚥下去的委屈、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信任，不會因為「不是故意的」就自動復原。

厲娜和許飛願意坐下來，把15年的疙瘩攤開，把眼淚流完，然後說，到此為止吧。這不是失敗，這是成年人能給出的最誠實的答案。認可這個人，但我們的路只能走到這裏。

作為觀眾的我們還在怕，我們用內斂當保護色，用自律切斷後路，把「無可奈何地走下去」當成唯一的選項。怕本身也是一種在乎。如果真的不在乎，就不會怕。不會在心裏記一本賬，不會在深夜想起某個人的名字，不會在看到一段舊友重逢的視頻時，突然覺得胸口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。

友情的價值不在於延續，在於曾經真實地存在。認可過一個人，被一個人認可過，在彼此的生命裏留下過痕跡，這就夠了。和解不是回到從前，和解是承認。是的，我們走到了這裏。是的，我們變成了這樣。是的，有些東西回不去了。但，感謝我的人生你曾出現過。

人到中年，情感變成了一件需要精打細算的東西。不是不想給，是知道給出去後可能再也收不回來。年輕時交朋友，像撒種子，撒到哪算哪，沒有發芽就再撒。中年了，手裏的種子越來越少，怕撒出去，連手裏這點也沒有了。我們變得謹慎、克制，變得「懂事」。不再輕易說「永遠」，不再輕易承諾，不再輕易把一個人放進心裏最軟的地方。不是心硬了，是心被用過了，知道會疼。

這不是冷漠，這是經歷過之後才有的珍惜。知道失去的滋味，才不敢輕易擁有；知道結束的樣子，才不敢輕易開始。我們把情感省着用，不是吝嗇，是害怕有一天，也要像厲娜和許飛那樣，坐在對面，把15年的話說完，然後平靜地說再見。

省着就真的不會疼嗎？不會。省下的不是傷害，是活過。那些被小心翼翼收起來的情感，不會因為不去碰就消失。它們只是沉下去，沉到看不見的地方，然後在某個深夜、某首歌、某個似曾相識的瞬間，突然翻湧上來，讓你措手不及。

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害怕了還是願意試一試。願意把一個人放進心裏，願意冒着有一天會疼的風險，去活一次。如果不活，連疼的機會都沒有。疼，至少說明還活着，還在乎，還能為一個人、一段關係、一句「感謝我的人生你曾出現過」，紅了眼眶。

這大概就是中年人最後的浪漫吧，明知會疼，還是願意疼一次。

由古鎮到沙溪趕集日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在內地旅遊，去了太多古城，有時候真的會產生審美疲勞。那種公式化、樣板化的商業複製，始終是古鎮難以避免的通病。這次走訪雲南，我一口氣遊歷了大理古城、麗江古城，以及沙溪古鎮，對此感觸尤深。

在沙溪的幽靜小巷裏，我們偶遇了一間由外國人開設的西餐廳「Mahakala Cafe & Bistro」。連續吃了幾天中餐的同行小朋友一見到這間店最為興奮，因為終於可以大快朵頤，品嘗到久違的現烤披薩、意式意大利麵和精緻蛋糕。其間最有趣的，莫過於與那位美國人老闆的閒聊。談及對雲南各大古鎮的看法，老闆幽默地打了一個比喻：「如果大理古城的商業化程度是七分，那麼沙溪大約是三四分，而麗江嘛，應該是十二分！」話音剛落，大家都忍不住會心微笑，卻又不得不承認這個觀察極其精準。

去過麗江的人都明白，今日的麗江古城人潮洶湧、過度開發，本質上與深圳等繁華大都市其實沒有太大分別。

相比之下，沙溪之所以迷人，全因它堅守着那份難能可貴的古樸。古鎮內的興教寺等古蹟保存得極其完好，最讓人動容的是，裏面完全不容許遊客點香參拜，這反而成功保留了宗教聖地應有的神聖與莊嚴氣氛。

然而對我而言，任何靜態的古建築，都比不上我們在沙溪不期而遇的那場「神仙集市」——每星期五在寺登街外鎮南大街舉辦的「沙溪趕集日」。這個歷史悠久的民間大集市據說從清晨甚至半夜便開始拉開序幕，一直延續到中午。每逢這天，附近「四鄉八寨」的彝族和白族村民，都會背着竹簍、帶上自家種植的農作物或生活必需品湧入集市。

置身其中，我們實在是大開眼界。琳瑯滿目的攤檔上，擺滿了剛從山上採摘的新鮮水果和野生菌、村民自製的臘肉、各式風味泡菜，以及做工精緻的民族手工藝品。這些充滿地方特色且獨一無二的產物，不僅方便我們帶回家當手信，更是一種真正深入民間的貼地體驗。在喧鬧的叫賣聲中與當地人互通氣息、感受生活，這種與原生態文化的真實接觸，才是我走訪鄉郊最渴望得到的旅遊增長與文化體會。